

祖母 ■飞鸟

祖母八十多岁了,身体尚好,只是眼睛昏花了,戴上老花镜才敢移步。祖母爱笑,爽朗的笑声像白亮的阳光,也像一只脆甜的梨。多少岁月的沧桑世事的艰辛都被笑声融化了,于是祖母满脸的皱纹绽放出了菊花的形态。

我上小学三年级时跟着祖母,她每天都要接送我,虽然安岗小学离祖母家仅有两百米远。我每次都不让她接送,每次都拗不过她。我一天往返四次,祖母一天往返八次。每次放学,我一走出校门总能见祖母站在一棵梧桐树下,翘首盼望。我告诉祖母雷雨天不要来接我,要来也千万不要站在大树下。她每次答应,每次都忘。一次雷雨,我在教室里胆战心惊,生怕祖母又站在那棵梧桐树下。放学,我冲出校门,果然看见祖母站在树下望过来,我气得哭了。祖母说站得远了害怕看不见我,又说日本人把炸弹扔到她屋里都没炸死她,她命大着呢,不怕雷。

冬夜寒冷。祖母去卫生室讨了两个空药



出小区大门向北,路西有一棵大榆树,榆树下是临街的院落,前些天,民房被主人拆除了,路边的榆树在刺刺啦啦的电锯声中倒下了,树身被截成了几段躺在废墟上,榆钱很多,不少市民争相捋着榆钱,连树枝都被人捡走了。

看着这倒下的榆树被伐木工抬上车运走,我想起自己在老家榆树下的时光。

春天来了,榆树的枝条渐渐鼓起一个个毛茸茸的褐色骨朵,不多日,簇生着的榆钱渐渐长出来。初中课文中刘绍棠先生的散文《榆钱饭》回忆了吃榆钱饭的事,刘先生笔下描写了那个饥饿的年代。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生的,记忆中那时尚有些温饱之忧,榆钱可以生吃,也可以拌上面粉蒸熟了,晾凉撒盐拌蒜滴小磨香油,确实好吃。

“清明榆不老,谷雨老了榆”,从清明到谷

瓶,夜里灌上热水,用毛巾包好,给我暖脚。祖母说,寒从脚生,脚暖了,才能睡踏实。我脚蹬着热水瓶,果然夜夜好睡,一觉大天亮,脚下的水瓶依然滚烫。有次睡前多喝了水,半夜被尿憋醒,看到我床前有人。定睛,是祖母。祖母掀开被子,把瓶子塞到我脚底,温暖立刻从脚底升腾,弥漫全身。原来,祖母每夜都要给水瓶换热水。

上四年级时,我回到父母身边,转到了马屯小学。每次一出学校的大门,我仍然会习惯性地抬头看,眼前没有梧桐树,没有树下翘首等待的祖母。我知道以后也不可能有了,于是情不自禁潸然泪下。冬夜,我感觉脚下的热水袋远没有祖母家那两个热水瓶暖和。

后来每次去祖母家,祖母都很高兴,不断有笑声飘荡在整洁的小院。祖母从一个红色的柜子里,拿出很多好吃的,尤其是大石榴和柿子。石榴树和柿子树就长在小院里,祖母看着它们开花结果,慢慢成熟,摘下来,放进红

榆树下 ■高曙光

雨有半月时间可以吃榆钱。捋榆钱是童年的冒险科目,榆树高大,榆钱多长在向阳的枝梢。

爬树不但要身手敏捷还要有韧劲儿,脱了鞋子,腰间系一根长绳,双手用力,两腿夹着树哧溜哧溜往上爬,爬到树杈处停下来,用长绳把篮子拉上来,顺手捋下一把榆钱放嘴里,甜丝丝的,大把大把地捋下榆钱放篮子里,装满了就把篮子放下去。

下树要两腿夹着树滑下去,又不能太快,裤子经常磨烂,所以这榆钱吃起来确实不易。

榆钱逐渐老了,失去了青绿变成了白色在风中作雪飞了。榆树叶也逐渐茂密起来,中午下清水手擀面条,摘些小榆树的嫩叶清洗干净后放进面条锅里煮沸,白色的面条,绿色的榆叶,盛起一碗飘着榆叶香的汤面,吃起来黏黏的、柔柔的。

麦收季节公鸡不再打鸣,黎明到来时,“吃杯茶”(学名黑卷尾)在树枝上叫,这种鸟全身羽毛呈黑色,尾羽分开似鱼尾,鸣声嘈杂而粗糙,连续鸣叫,此起彼伏,特别在清晨黎明时。它性喜结群鸣闹吵架,是好斗的鸟类,特别在繁殖期间,如乌鸦、喜鹊等鸟类侵入或靠近它的巢,则奋起冲击。老家三大娘家屋后有一棵大榆树,上有一个“吃杯茶”窝,一天风吹落了鸟窝,三大娘家的母狗花妮吃了摔碎

阳台上的斑鸠窝 ■陈希梁

“爸爸,那俩鸟又来咱家了!”去年也是这个时节,女儿激动地跟我说着她的发现。女儿轻手轻脚地带我来到另一个阳台前。

“爸爸,小点儿声,它在洗衣机盖板后面呢。”说着,女儿用手指了指靠在阳台玻璃窗上的洗衣机盖板。

我真是又惊又喜,惊的是这斑鸠不愧为“精斑儿”,居然在我家两台空调主机之间约一尺宽的“空地儿”筑巢,还用洗衣机盖板作隐蔽,喜的是它们总算在我家安顿下来。

“爸爸,斑鸠为啥来咱家做窝呢?”小女儿向我询问。

“爸爸小的时候,看到的斑鸠窝都是在乡村田野里的大树上,可能因为现在大树少了,它们才来咱家做窝的吧。”我有点含糊地回答着女儿的问题。

在一个斑鸠外出的时段里,我轻挪洗衣机盖板,一个大大如瓷碗状的“陋室”映入眼帘,稀疏的几根枯草、树枝儿不用费力就数得出来,底部几根七零八落的枯草被防盗窗约两公分宽的铁片儿托着,中间的缝隙一根手指就可以穿过。这个巢穴可谓简陋至极。嘿,穴中居然已经有了一个卵!

下完第二个卵,斑鸠便开始苦苦孕育它们的后代。好在从我住的卧室玻璃前也刚好

色柜子。每次看着我不雅的吃态,祖母都心满意足地哈哈大笑。

我进城工作了,每年的秋天,祖母都会托人捎来石榴和柿子。有次,我在电话上说要去看她,她说工作要紧,不用麻烦了。我知她身体无恙,加上手头忙,就没回去。春节时听姑姑说,祖母接完我的电话,一下午都是笑,接下来一连好多天站在门口,望着向东延伸开去的柏油路。而且,在我说去看她的第二天,祖母去了北边一里多地的果园,买了十来斤石榴和十来斤“攪”好的脆柿子。祖母独自去的,回来的时候出了身汗,感冒了,打了几天点滴。我仿佛看见八十多岁的祖母背着二十多斤东西蹒跚行走在路上,满脸是汗,却又满心欢喜。祖母把石榴和柿子放进红色的柜子,直到它们失去光泽,最后坏掉,她的孙子仍没有回来。

姑姑还说了些什么,我没听清,望着日渐衰老但精神矍铄的祖母,我满脸泪水……

的鸟蛋,从此那两只“吃杯茶”总是俯冲扑打花妮,狗只有夹着尾巴逃掉。家乡曾有一个“吃杯茶”替公鸡打鸣的故事:“吃杯茶”有一后娘,经常虐待它,有一天被打昏后埋在了柴灰里,公鸡看见了,就在灰堆上用爪子抓挠,救出了“吃杯茶”,为了报答公鸡,麦收时“吃杯茶”就不让公鸡打鸣了。这样的故事似乎有些荒唐,可是还是能够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的,古今中外的故事都在告诉孩子“后娘坏”“做好事”“要报恩”,不必追究其是否有科学道理,至少有教育意义。

有一种甲虫寄生在榆树上,我们这里叫“金壳螂”(金龟子),捉住它可以做玩具。它们在树身上钻洞,啃噬出好多木屑。它们把头钻进树孔里时是最好的捕捉时机,捉住后取一高粱秆皮的篾子,一头小心插入金壳螂的头背相交处,另一头插在苕麻的果实上,再用一细竹枝从苕麻果中间穿过,金壳螂振翅飞,苕麻果就迅速旋转,若有两只金壳螂更好玩,后来这些做圆周运动的甲虫大都累死了,也有带着篾子脱逃的。

榆树在以往农村砖木结构房屋建造中是上等木料,榆木可以做房梁,除了榆树木质硬之外,还因为“榆梁”与“余粮”谐音,家有余粮,心中不慌。民以食为天,温饱曾经是农民世世代代的梦想啊……

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,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在卧室的窗台前先看一会儿斑鸠,问一下家中的知情者,以弥补我所错过的有关它们的新鲜事儿。

让我最为感动的是雄鸟每次外出回来换岗时的举动。只见雄鸟飞到防盗窗前,面对自己的爱妻先恭敬地站立着,低头、下颈、翘尾,同时发出咕咕声,仿佛在说:老婆,辛苦了,外出休息一下吧。三声过后,雌鸟方才起身,抖动一下身上的羽毛,走出巢穴外出觅食。

小家伙儿长得飞快,一天一个样儿。很快,小鸟开始了生命中的第一次飞行,或许由于胆怯,起初仅从防盗窗飞到距巢穴不足十米的五楼的窗台上,战战兢兢的小家伙儿不住地向外张望,或许是渴望外面大千世界吧。从试飞到离巢仅用四天时间,新生命便开始了它们的征程。去年从我家共飞出六只小鸟。由于我们之间的和谐相处,或许这对斑鸠也悟出了我们家人的善意,在后来的孵化过程中,即便实在没有办法我们不得不打开窗户,它们也会旁若无人地静卧穴中。

为了能让这对老夫老妻再次光临我家,鸟巢被家人整整爱护了一年。谢天谢地,今年再次看到这对“老友”。我们乐意为我们重复过去所做的一切!

诗歌

冷香 (外二首)

■王猛仁

寻找的 犹如
那朵失落的 梅
再回首
闻不到那一缕清香
是从我眼前溜走的那片么

它是在寻找
雪后那醉人的梦么
我依然在岁月的阡陌中
轻抚那枝芽 花瓣 犹如
轻抚你绽开的笑容

当我睁开困顿的双眼
在有雨的午后散步
茫茫的远方
写满记忆的小路
是否正有一颗疲惫的心
在倾听

梅韵

午后 一声清悦的祝福
依次打开 心中的诗句飞向久远
似一瓣四月的幽香 向
天边淡去

那寂寞的闪光 来自我的膜拜
琴音静默 伴着柔柔的雪花
一支箫管的背影 像暮霭中的花

朵

绽放在窗前 等待新的符音升起

静静等你 在寒风中
泪眼朦胧
你为何不盼春雨的沐浴?
你为何偏要在逆境中竞逐?

溪山幽居

把最后的一抹色彩
涂抹成一组秋日胜景
把最后的一次热望
融汇在画家眺望的山巅
没有惆怅
只有卧游时的静谧与恬畅

回望 轻风浮云
天空仍是昨天一般高远
往年零星的片断
在脑海中不断闪现
留下淡淡的影印

空山寂寂 再来寻觅时
已不见当年秀丽的身影
墨色玄妙 笔意豪爽
我寻觅的足迹与深深的怅惘
布满山中



散文

我家住在一幢五层高且紧邻繁华街道的楼房的四层。

说起我家阳台防盗窗中抱窝的斑鸠,还要从两年前一个黎明开始。那天天刚蒙蒙亮,有晨练习惯的爱人早已出了家门,赖床的我忽然间听到卧室外有斑鸠在咕咕地叫。我并不在意,心想,或许是斑鸠在阳台上寻找它钟爱的食物吧。

一连几天,我都在这同一时间听到那熟悉的叫声,莫非斑鸠是在我家阳台上筑巢?我急忙起身,轻拉窗帘,透过缝隙向外窥视。

小时候常听人们说,我们这一带的斑鸠分两种:一种个头儿稍大、反应不大敏捷、行动稍有迟缓的叫“傻斑儿”,一种个头儿比“傻斑儿”略小,但反应却相当机敏的叫“精斑儿”。

我伸头看去:咦,来了两只!我不由得激动起来。从斑鸠的体型和不停左顾右盼中我认定它们是“精斑儿”。

为确保斑鸠能在阳台上筑巢,我给家人“约法三章”:尽量少拉窗帘,窗户不准打开,不准大声说话……然而,就是这样,第一年也没能留住它们,或许没有相中我家吧。听不到那咕咕声,还真的让我们一家人失落了很长一段时间。